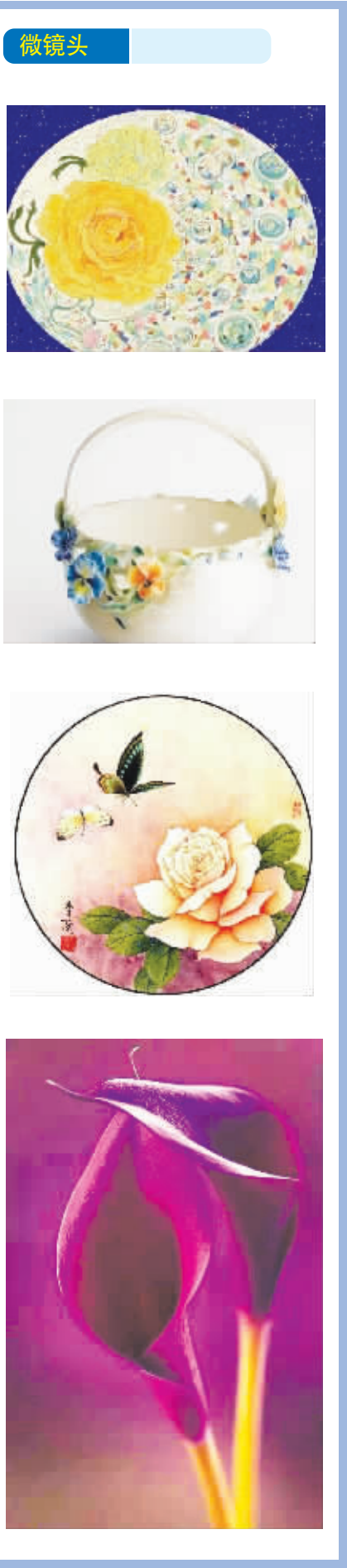


8 潮头 Tide



微镜头

理工男迎来小春天

■ 蔡百万

妹很难约？拜托学学谢耳朵。作为理科男之最的谢耳朵，应该是最不受女生欢迎的异性代表，连他都滚到床单的话，似乎世间再无单身狗了。

就在不久前，约会时长 5 年的谢耳朵终于和女朋友滚床单了。

自私惯了的星战迷谢耳朵居然放弃和朋友们去看《星球大战 7》的首映，选择陪 Amy 过生日，然后两人就升华了革命感情，度过了浪漫的一晚。

在谢耳朵的这场战役中，我们可以学到什么？

谢耳朵算是刻薄、毒舌、完全不懂为他人着想的直男奇葩代表，但五年来他一直在成长（有多少人五年来自己依然是单身狗？），自从遇到 Amy 之后，谢耳朵可谓呈几何层级成长。

从最初和 Amy 确立的恋爱关系是在比较“变态”的契约关系上，但是在 Amy 陪伴他的五年中，他慢慢从那个凡事都要翻恋爱合同的怪咖，变成了看到 Amy 和别人约会会生气吃醋的小男人，他也学会了在 Amy 生病时，用科学怪咖的模式喂她吃药。

他会在相识三年之后才献上第一个赌气的吻，也会情人节那天，因为 Amy 的精心打扮而怦然心动，然后说出“I love you”，是他教会了我们：即使相识多年，也要记得称赞对方是一种美德。

这些对于谢耳朵来说，都是莫大的进步，虽然他依然追不上其他人的速度。

贫民窟里没有百万富翁

■ 庄旭娜

对肯尼亚大部分生活在贫民窟里的人来说，这里除了贫穷，几乎一无所有，他们最大的目标不是成为百万富翁，而是活着。

肯尼亚将家庭每月可支配收入低于 278 美元的人归为低收入人群，据统计，其首都内罗毕目前全市约 350 万居民中，有一半以上人口属于低收入人群。现在，每天还有大量内罗毕以外的贫困人口涌入，而所有这些贫困的人，除了聚集在贫民窟里，无处可去。

因为殖民时期的种族隔离政策，独立后的改造项目失误，日益扩大的贫富差

Leonard 和 Penny 结婚了，Howard 和 Bernadette 结婚了，连 Raj 都有过几次艳遇，而谢耳朵还是纯洁的处男。编剧用了五年的时间去和谐他与 Amy 的步伐，去统一他们对于爱和性的看法，这一次终于修成正果。

怎样才能把自己的理科思维转换为受女生欢迎的梗？谢耳朵虽然是交往另类，但他总有办法展示他的才华，才吸引到 Amy 会无条件包容他各种怪癖，安慰他莫名其妙的小情绪，永远兴致勃勃听他讲各种无聊话题，冷知识与沉闷只有一线之隔。

除了标准的绅士风度会帮女孩开门拉椅子，自己开口邀约的约会要坚持买单不说，在邀约的时候，要尽量了解对方的喜好来安排第一次约会地点，遇到喜欢喝鸡尾酒的立刻提议当地著名鸡尾酒吧，喜欢甜品的就到有特别特色的甜品店（而不是什么糕点连锁），依照对方喜欢去的地点来投其所好推荐内行景点，遇到文艺类型的就来个夜访博物馆的约会。光是聊天过程中就要女孩开始期待第一次。

如果自己平时没有关注一些当地达人的美食美酒博客，那么就应该下载一个美食指引 Apps，看别人的推荐。

但是如果沒有交往太久，就请不要像谢耳朵那样把约会场合定在家中，那样你的潜意识表达得太明显了，会让女孩觉得唐突。

第一次理所当然的或许是从第一杯酒开始，又或许是第一顿晚餐，因人而异，如果是晚餐的约会，见面约会前先适度

地表约会地点的熟悉度，让约会对象感到安心，就算去了第一次去的餐厅也不用担心该点什么，谢耳朵类男生通常会熟悉推荐各式菜肴，甚至把菜式的历史文化、分子结构、荷尔蒙含量卡路里都一并了解了，都可以放入储存话题中。

甚至在之前聊天的过程中，就已经了解对方的饮食习惯还有偏好的菜式，主动邀约对方去两人都会喜欢的餐厅，这种情况下就算第一次的约会不尽美好，第二次这样用心安排也很难让女方拒绝。

除了用餐，还要想好之后接下来的活动，续摊场所以及备案，第二次约会时间能拉长，就表示接下来第三次出游的胜算也跟着增加。

第三次的约会也该循序渐进增加彼此互动的机会，这时候到目前为止对对方的了解通通派上用场，喜欢看电影的就去看电影，喜欢听歌剧的去听歌剧，喜爱户外活动的约去爬山郊游，反正喜欢的东西就投其所好，比如对方只不过提到自己喜欢逛博物馆听歌剧，你就该顺势搭腔自己正好想去看某一部超级好评并且一票难求的现映歌剧，提议下周末一起去，时间当然是选女孩方便，票当然是男孩订。当然活动结束后，接下来用餐或喝酒的时间才是两人情感加温的重要时机，有了如此用心的前置作业，就算一开始没有化学作用，接下来惊喜意外发生的可能性也越来越高了。

然而，一切的提议都是顺水推舟不着痕迹，千万不要牵强，相见的机会越多胜算越大。

集结号

空气污染

致全球每年早亡 550 万人

美国一项研究报告表明,全球每年有 550 万人因空气污染而早亡,其中半数在经历最强劲经济增长的中国和印度。波士顿健康效应研究所所长丹·戈林鲍姆 2 月 12 日解释说,发电站、工厂、汽车尾气、烧煤和木炭产生出在大气中悬浮的细微颗粒,这对健康十分有害。

寨卡病毒可经性传播

2 月 9 日，美国得克萨斯州达拉斯报告 1 例经性传播的寨卡病毒感染病例。该患者是在与一名出现寨卡病毒症状的人发生性交后感染的。据了解，该传播者曾前往寨卡疫区委内瑞拉旅游。美国 CDC 建议曾去过寨卡疫区旅游的男性考虑戴避孕套,孕妇则应避免接触近期暴露于寨卡病毒的男子的精液。

不吃早饭者 发生脑出血风险高

日本研究人员发现,与每天都吃早饭的人相比,几乎不吃早饭的人脑出血的风险要高 36%。大阪大学和日本国立癌症研究中心的研究小组经过大规模跟踪调查后指出,由于不吃早饭,空腹的应激反应会导致血压上升,从而提高了脑出血的风险。研究小组经过分析发现,吃早饭次数越少危险性越高。

家与远方

■ 尚小右

对于父母买的新房，T 参与感十足。虽然选址、购买、动工时 T 都在外漂着，但并不妨碍 T 妈每日来电，更新装修进度：插座颜色选定香槟金和珍珠金，地板铺的是西班牙仿古砖，阳台安了个小秋千……就连自称不管内部装潢的父亲，也喜滋滋地告诉 T：“我在顶楼建了个狗窝，很豪华，狗能直接拎包入住。”

冲着这句话，即便工作忙碌，T 也忍不住搜索各种狗狗，纠结柴犬黑色还是胡麻色好看。上一次养狗的时候，T 读高二。全家挤在小小的学区房里，唯独 T 的书房特别宽敞。那小区基本都是陪读家庭，每当 10 点半晚自习放学，楼道里总弥漫着各类补品炖罐香。某天回家，T 还差点被从天而降的白鳢鱼干砸中，也不知是谁家晒在阳台上的。

那时 T 家的狗没养几天就因扰民而送走，毕竟全小区均以学业为重。一次 T 和某家长同出电梯，那人做了个“请”的姿势：“你要高考，你先走。”后来，T 考到了好城市的好大学，和三个姑娘共住一个小单间。再后来，T 留在该城市工作，一年回一次家。租的房子比小单间还小。每当 T 看到该市房价，都很不得自己能像马一样站着睡，至少省个两平方米呢。

今年春节前，T 终于回家一睹新房真容。果然爹妈很花心思和血本，按照 T 妈的话说：“为了装修，我跟你爸快吵离婚了，简直刚搬进新家就要开始分割财产。”回家后 T 过得如鱼得水，每天睡到自然醒，醒来就吃自家种的香甜杨桃。等过几天浴缸送来，就可以边喝酒边泡澡了。要知道在 T 租的房子里，连床头柜都坏了好久，T 把内衣内裤堆在床下，苦中作乐地自称“大内总管”。当然，对此 T 爹妈并不知情。

春节回家最逃不过的，就是走亲访友。即便 T 已有充分的心理准备，也忍不住在回答“年终奖拿多少”后，立刻发朋友圈吐槽。T 跟随父母一天走了 6 家，发掉 11 个红包，换来 4 个适龄单身男生的微信。T 的爸妈也颇受压力，参观别人的新家，被气派之景所震动，回来后沉默许久。T 开玩笑：“他家好有什么用，审美还没脱贫。”T 妈翻着白眼：“人家换这么好的房子，女儿又怀上二胎，很圆满了啊！”

连元宵节都没到，T 和爹妈已不再“相见欢”。催促相亲不提，妈妈要么在 T 荡秋千时来一句：“这是准备给我孙子玩的。”要么激动地对 T 道：“隔壁那家儿子很不错，可以发展一下！都是邻居。”T 爸则属于委婉派，只对来访的客人说：“二楼都是女儿的，毕竟以后她男朋友来，做家长的也不好老去打扰。”在此逼仄的氛围下，T 不得不去露台，盯着两盏壁灯发呆。灯光颜色是今年大热的晶粉和谧蓝，可不知为何，T 就是觉得没第一眼好看。

到最后 T 烦得整天数着日子，大年初九“拜天公”，终于要离家了。吃掉最后一块祭祀剩的龟形甜粿，看着妈妈往行李里添了又添，T 又突然有点不想走。大城市没人管 26 岁还不结婚，但也没有黑色柴犬那圆乎乎的脑袋可摸。

T 呼吸着清新的南方空气，走向飞往雾霾重地的飞机。不知这样的日子要过多久：生活在两处，一处家乡，一处远方。

待我白发飘飘,让我下岗可好

■ 刘原

童年时我最爱干两件事:看到野狗交配抡棍子打散它们,看到狗男女在黑暗处接吻扔炮仗炸散他们。我一直找不到合适的词汇定义自己的见义勇为，最近几天才忽然明白:我就是熔断机制的鼻祖啊。

股市熔断的新年首秀可以用四个字形容:啪啪,啪啪。段子说,1 月 4 日,20 多年雷打不动 3 点后下班的操盘手头次提前回家,碰见隔壁老王,妻子满面通红地说:他真的是来借个辣椒面。我猜测接下来的故事是,操盘手 5 日那天上班心神不宁,老担心家里的辣椒面被讨光,6 日上班更是心如刀绞,因为想起家里冰箱有刚买的土鸡蛋,到了 7 日,操盘手上午 10 点就下班了,进家才一会就听到门铃,他刚开门,隔壁老王就紧闭双眼,销魂地努着蒜香味的大嘴亲了上来,还连嚷“好香好香么么哒”,操盘手怒不可遏,朝老王当胸一拳,喝到:“你偷我家的辣椒面,我忍了,没承想,你连我家的……大蒜都不放过!”

看股市这凄惶样,操盘手下岗也是指

烤盘饼干,告别失恋

■ 韩亿忆

多年以后,我还记住那一夜,我在厨房里烤了一盘甜饼,得到了力量。

在那之前不久,我与交往多年的男友因第三者的介入而分手,匆匆搬进市中心的小公寓。新家不大,却有设备齐全的开放式厨房,甚至有大烤箱,可我黯然神伤,哪里提得起兴致下厨,平日顶多烧烧开水、下碗面。

白天,我准时上班,保持适当的工作效率,脸上照常挂着微笑,偶有心思敏感的人,看得出那笑容有些牵强,关心地探询,我总淡淡地以“工作忙,有点累”搪塞过去。除了一两位闺蜜外,没有人知道我的心受伤了。

然而一到夜晚,硬撑一天的武装就自动瓦解,失意、自怨自艾、自怜等情绪在夜色的掩护下一涌而出,我常常头一沾枕,眼泪就扑簌簌流下,止也止不住,怎样也不敢相信,

日可待了。也好,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工作虽然丢了,家里的辣椒面鸡蛋和大蒜却安然无恙了。

过去这两年,很多行业受到冲击,人们重新体会到了下岗的滋味。淘宝来了,实体店垮了。难怪现在掀起了全民创业的热潮,记得新闻上说沪上有个白领放弃了高收入,回到西安母校的巷角卖凉皮创业。呃,我早先一直以为要拿个棒槌去美国敲响帝国主义丧钟才够资格叫创业成功,没想到这么简单。我也想回福州的母校门口摆个热狗摊,每天冲着师妹们风情万种地舔肉肠,再吼一嗓“搞定这根肠,就能搞定整个世界”,摊前必是女眷如云。如此,北有凉皮哥,南有热狗叔,定是一时瑜亮。啊,我仿佛看到中国小微企业的双子星座正在冉冉升起。

上一轮的下岗潮,记得是上世纪 90 年代末。我有高中同学和大学同学都在某银行系统的大裁员中下岗,当时听闻后我心生伤感,吾辈是刚踏入社会不久的小鲜肉,怎么也成了弃妇了。现在想来,我 20 年来呆过的所有东家中,最天长地久的应该是刚毕业时分配去的水电站,那座几乎与我同龄的大

坝,好像还算结实,足够再屹立好多年。再说电是必需品,即便你是出世隐居的宅女,至少你那耗电的男朋友也要经常充电啊。

可是,我不会为了天长地久,呆在那个山清水秀荒凉死寂的大石山区。我和大学的两个舍友,是我们班里最能折腾的三个,常年在中国大地流窜,人均跳槽 10 次以上,所以我们仨时常在不同的城市喝酒。其中一个哥们来长沙蛰伏了两年,项目却始终搁浅,只好辞职回乡。某天我想为他践行,他却已在回厦门的动车上,说:下一个城市见。

30 出头时我特别恐惧下岗,如今又老了 10 岁,反倒死猪不怕开水烫了。这十年间,眼见许多老友说不干就不干,说赋闲就赋闲,然后哪天忽然又折腾出一个新项目来,好像也没谁饿死。走过的路愈多,愈觉生活辽阔,不妨多看点风景。

我所在的新闻行业,据说出现了写稿机器人,这分明是来抢饭碗啊。我冷哼一声,心说我干嘛编回去。结果前些天阿里影业又宣布如今有机器人编剧了。我仔细想

我找到食谱,按照指示混合面粉、泡打粉和盐,再在另一只大碗里混合黄油、花生酱和糖,打到松发均匀后,加进鸡蛋打匀,完成一道道步骤。当我将一大盘面团送进预热好的烤箱时,天边已泛起鱼肚白。一缕缕馥郁的甜香袅袅流出烤箱,充满整个厨房,又随着半开的窗户,飘向破晓的天空。这股香氛仿佛蕴藏着疗愈的力量,如此甜美,勾起快乐的回忆,我想起起小时候,爸妈偶尔会在中厨房烘焙各式糕点,我总爱端把小凳子坐在门口,贪婪地嗅闻一阵阵焦甜的香味,那当中藏有父母的爱心,让我感到好温暖又安全,有一种无法言喻的幸福感。

定时器叮咚一响,饼干烤好了,我打开烤箱门,浓香扑鼻,原本扁平褐色的面团,早已膨胀焦黄。我手不够巧,饼干大小不一,有的不很浑圆,边缘还崩裂了一小角,然而换个角度来看,这不正是家常手工的特色? 看

来并不完美,却是真材实料,美味不打折扣。我看着自己烤出来的这外表朴实的饼干,若有所思。

在乍现的曙色中,我就着热茶,小口小口地吃着放凉后变得香脆的饼干,睽违已久的喜悦感倏地涌现。回想烤饼时,我全神贯注,好像天地之间再也没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情,就在这专注的过程中,蒙尘的心灵逐渐摆脱自溺与自怜的枷锁,我终于放过自己,不再作茧自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触,对人生也产生新的勇气。

原来只要按部就班,一步步来,就连头一回尝试烘焙的人也能烤出滋味十足的饼干,这是多么让人安心的一件事啊。我告诉自己,永远不要忘了这一夜,期许自己始终能怀着感恩的心,好好地下厨,好好地过生活。

这一切得来不难,我不过就烤了饼干而已。